

三月里的 幸福饼

张小娴·著



我们放下尊严，放下个性，
放下固执，
都只因为放不下一个人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三月里的 幸福饼

张小娴·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月里的幸福饼 / 张小嫻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02-010626-4

I. ①三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40457 号

责任编辑 赵 萍 涂俊杰

装帧设计 李思安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85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6

印 数 1—70000

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626-4

定 价 31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001

031

137



An illustration featuring two umbrellas hanging from a thin wire. The umbrella on the left is dark brown, and the one on the right is bright red. They are positioned under a dense canopy of green leaves at the top of the frame. Below the umbrellas, a few raindrops are shown falling, creating small ripples on a surface at the bottom. The overall style is soft and painterly.

第一章

一九八三年九月里的一天，大雨滂沱，还在念预科的我，下课后正赶着去替学生补习。

“周蜻蜓——”我的同学方良湄走上来叫我。

“哥哥问你有没有兴趣到电视台担任天气报告女郎，一星期只需要去三次，比补习轻松得多了。”良湄问我。

她哥哥方维志是电视台新闻部的监制，我们见过好几次。

“为什么你不去？”我问她。

“他没有问我呀！怎么样，你有兴趣吗？”

“不，我怕。”

“为什么不考虑一下？可以对着全香港的观众报告天气呢。”

“像这种恼人的天气，我才不想报告。若说明天的明天还是会下雨，多么令人气馁？”

“谁又可以控制明天的雨？”

“但我可以忘记它。”我说，“我赶着去补习。”

“明天见。”她说。

我跟良渨在雨中道别。听说，雨是女人的眼泪。在法国西北部的迪南城，如果结婚那天下雨，新娘就会幸福，因为她本该掉的泪，都在那日由天上落了下来。然而，在法国西部，普瓦图地区的人却相信，如果结婚那天下雨，新娘将来会比新郎先死，如果太阳当空，丈夫就会比妻子早一步进入坟墓。真是这样的话，我宁愿结婚那天下雨。比爱自己的人先死，是最幸福的，虽然这种幸福很自私。

-003-

回家的路上，雨依然下个不停，一家电器店外面挤满了观看电视新闻直播的途人。

“因香港前途不明朗，引致港元大跌，一美元要兑九点八港元，财政司宣布实时固定美元兑港元汇率为一兑七点八。”一个名叫徐文治的新闻报道员报道。

我怔怔地望着荧幕上的他，从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会相遇，相爱而又相分，一切仿佛是明天的雨，从来不由我们控制。

一九八六年一月，我在念时装设计系，是最后一年了，良渨念法律系。

一天，方维志再提起找我兼职报告天气的事。

“出镜费每次一百五十元，每次出镜，连准备工夫在内，只需要十五分钟，酬劳算是不错的了。”他说。

“对呀，你还可以穿自己设计的衣服出镜。”

那时候，拿助学金和政府贷款念书的我，着实需要一点钱，良湄和方维志是想帮我的，所以我答应了。反正，没人能够控制明天的雨，我不去，也有别人去。更重要的，是我想认识文治。

“哥哥，你们那个报告新闻的徐文治很受欢迎呢，我们很多女同学都喜欢他。”良湄跟她哥哥说。

“这个人很不错，他是新闻系的高材生。”方维志说。

那一刻，文治对我来说，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人。

天气报告紧接着新闻报告之后播出，是在同一个直播室直播的。

我第一天上班，正好是由文治报告新闻。

从一九八三年在电视荧幕上匆匆一瞥，到一九八六年一月的这一天，经过两年，我终于见到真实的徐文治了。

在那搭了布景的狭小的直播室里，我们终于相遇，是现实而不是布景。

新闻报告结束之后，文治站起来，跟我点了一下头。方

维志刚好进来直播室，他拉着文治，介绍我们认识。

“周蜻蜓是我妹妹的同学，她是念时装设计的。”

“蜻蜓？”他对我的名字很好奇。

“是的，会飞的那一种。”我说。

“要去准备啦。”方维志提醒我。

第一次面对摄影机的我，彻底地出丑。我把稿子上那句“一个雨带覆盖华南沿岸，预料未来数天将会有骤雨和密云”，说成了“一个乳晕覆盖华南沿岸”，我立刻发现直播室和控制室里每个男人都在笑。摄影师更笑得双手都差点拿不稳摄影机。

节目结束之后，方维志上来安慰我。

“第一次有这样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。”

我看得出他的表情有多勉强。

我拿起皮包和雨伞，装着若无其事地离开直播室。我真害怕明天走在街上有人认出我。

电视台外面，正下着大雨，我站在人行道上等车，文治刚好也下班，他的电单车就停在路旁。

“我第一次出镜报告新闻的时候，也不见得比你好。”他说。

他一定看到了我出丑，真是难堪。

“这几天的天气都不太好。”他说。

“是的，一直在下雨。”

“我第一次出镜的时候，双脚不停地颤抖。”

“我刚才也是。”

“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。”

“什么方法？”

“我用一只脚踏着另一只脚。这样做的话，起码有一只脚不会发抖。”他笑笑。

这个时候，一辆巴士驶来。

“我上车了。”我跟他说。

“再见。”他说。

“谢谢。”

巴士开走了，我把文治留在风雨中。在巴士上回望在雨中的他，我突然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。我们仿佛在哪里见过，在更早之前，也许是一九八三年之前，我们是见过的。

两天之后，当我再次来到直播室，每个人都好像已经怕了我。

刚报告完新闻的文治跟我说：

“别忘了用一只脚踏着另一只脚。”

我坐在圆凳上，用右脚踏着左脚，整个人好像安定了下来。

我把摄影机当作是文治，告诉他，这天气温介乎最低的十二点四度和最高的十五点七度之间，相对湿度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，未来数日仍然有雨。文治，明天还是会下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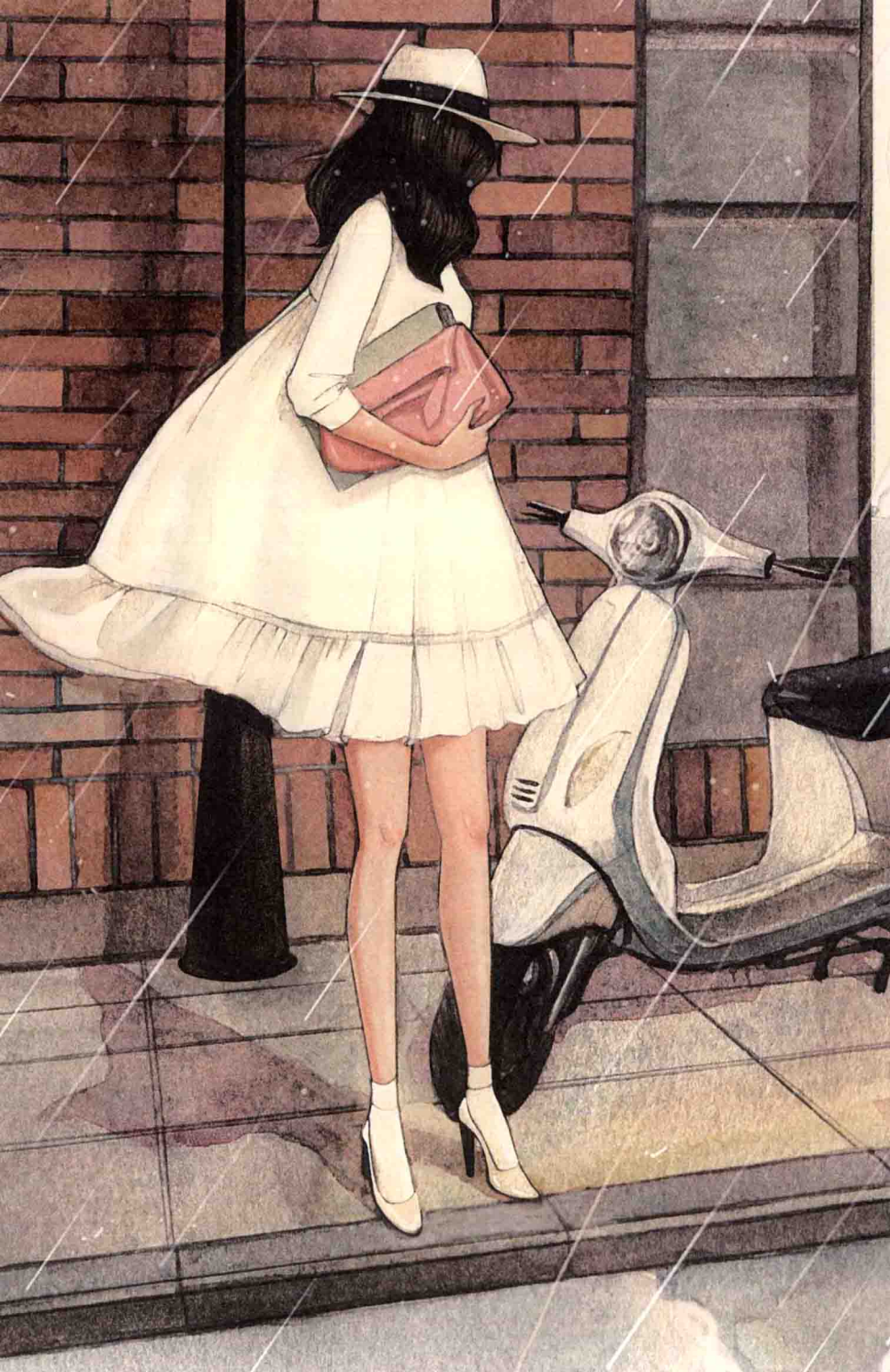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做得很好。”方维志称赞我。

我很想多谢文治，他们说，他出去采访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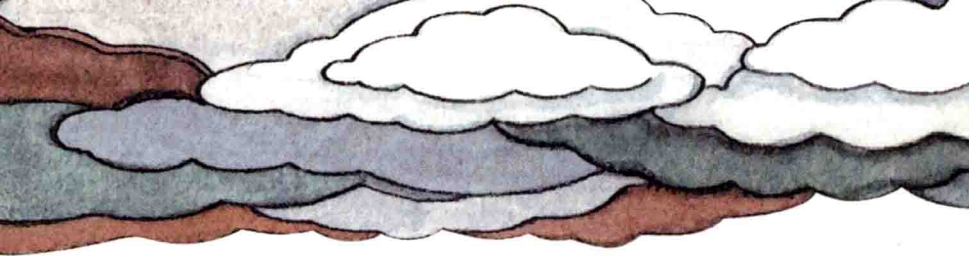
文治这天出去采访，晚间新闻里，应该可以看到他的采访报道。我洗了一个澡，正想看新闻，扭开电视机，画面一片朦胧。管理员说，大厦的公共天线坏了，明天才有人来修理。我想起附近有一家凉茶店开得很晚，店里有电视，于是匆匆换了一件衣服，冒雨到凉茶店看电视。虽然两天之后就可以在电视台看到他，不知为什么，这一晚我很想见他。

在电视荧幕上，文治正在报道一宗情杀案。男人用山埃毒死向他提出分手的太太。他亲自做了一个蛋糕给她，她不肯吃。他说：“你吃了之后就可以走，我不会再缠着你。”她吃了，死在他怀里。他把她的尸体放在平台上淋雨，相信这样可以把她洁净，洁净她不爱他的心。他们结婚当天，是下雨吧？所以新娘先死。

从凉茶店出来，我发现文治的电单车就停在路边。车身还是烫手的，他应该是刚刚走开。我站在电单车旁边，好想等他回来。







我想，我可以装着刚好经过这里，而且顺道向他打听一下那宗情杀案。

十五分钟过去了，仍然看不见他。

三十分钟过去了，他依然没有回来。

一个开私家车的男人找地方停车，车向后退的时候，差点把文治的电单车撞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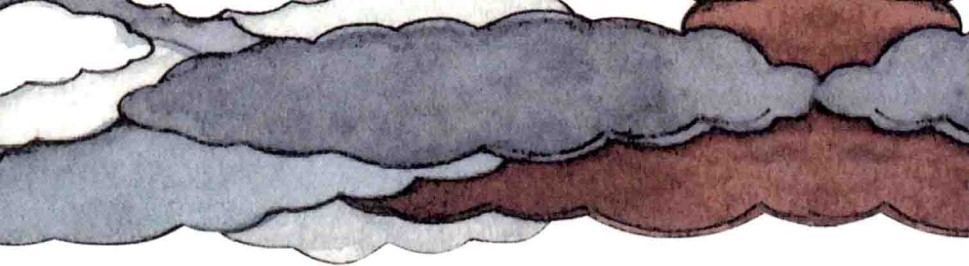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小心一点。”我立刻提醒他。

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一头狗，正替主人看守着他的东西，但是主人并没有吩咐我这样做。

四十五分钟过去了，文治还没有回来。他会不会就住在附近，今天晚上不会回来？

街上的行人愈来愈少，店铺都关门了。我为什么要等他回来？也许我太寂寞了，我不想就这样回去那个没人跟我说话的地方。

那辆电单车早已经不烫手了，文治还没有回来。如果他回来时看到我在等他，他一定觉得奇怪，于是，我决定在附近徘徊，如果他回来，我就像刚才想好的那样，装着刚好遇



到他。

我走进便利商店里买了一包果汁糖，出来的时候，刚好看到文治骑上那辆电单车绝尘而去。

我等了四十五分钟，才不过走开五分钟，结果只能看到他的背影。

-011-

我花了那么多时间看守着那辆电单车，它竟然无情地撇下我。

我一个人，孤单地回去。雨落在我的肩膀上，明天，我要缝一件雨衣，那么，下次为文治看守电单车时，便不会给雨淋湿。

这以后我经常在直播室里碰到文治，我从来没告诉他，我曾经站在他的电单车旁边等他回来。

这种事，太笨了。

在阳光普照的一天，我用缝纫机缝了一件雨衣，像一条裙子的雨衣，腰间可以缚一只蝴蝶结，连着一顶帽子。雨衣是柠檬黄色的，在烟雨迷蒙的环境下，黄色是最显眼的颜色。我希望下一次，文治会看到在他的电单车附近徘徊的我。

也许，那件柠檬黄色的雨衣真的奏效，那天放学的时候，忽然下雨，我拿出背包里那件黄色的雨衣穿上，在巴士站等车。文治驾着电单车经过，看到了我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他问我。

“去湾仔。”

“我送你一程好吗？我也是过海。这里雨很大。”

我求之不得，立刻爬上他的车。

“你是怎么看到我的？”我问他。

“你的雨衣很抢眼，像个大柠檬。”

“我自己做的。”我说。我没告诉他为什么我要做这件雨衣。

“很漂亮。”他说。

“谢谢。”

“你住在湾仔吗？”

“嗯。你呢？”

“我也是，而且从出生那天到现在都没离开过。”

“你住在哪一条街？”

“谢斐道。”

“我以前也住在谢斐道，说不定我们小时候见过。”

“你现在住哪里？”

